



著作：正觉的启示

唯慈悲才能博爱

凡是一种学说或宗教的成立，都有一个宗旨。佛教的宗旨是在：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」。就是说：有了慈悲心做本体，才能从这心上生起胜用，施設种种善巧方便的方法，去做种种济世利人的事业。因此，佛教全由佛陀的慈悲心而建立，离了慈悲，一切施为，都与佛教相违。

慈悲两个字的定义：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。众生没有快乐，我以仁爱之心设法给予快乐；众生有了痛苦，我以同情怜悯之心加以援助济拔。但同是一种慈悲的心，而在各人运用此心的程度浅深不同，慈悲的意义也就有二层不同的区别：

A. 生缘慈悲：生指众生，缘是缘虑。这种慈悲的发起，是有其所缘所爱的对象而来的。如爱我的亲属，见到自己的亲属有苦难，感同身受，乃

101

生起慈悲设法救济，拔其苦而与其乐。或怜朋友苦难，起同情心，拔苦与乐，亦属慈悲所摄。不过这类慈悲，都是有限度的，只限救护我的亲属，我的朋友；不是我的亲属和朋友，就发不出救济的热情，所以叫做「生缘慈悲」，即是缘虑到众生的苦境而起怜愍的慈悲。这虽然亦是好的善心，只是我见未忘，佛教所谓「爱见悲」，即指此种慈悲，虽有慈悲，未舍爱见，未能将慈悲的范畴扩展。这是初步的慈悲，通常有好心的人都具有的。

B. 法缘慈悲：即是法空缘慈。佛说世间诸法，都从因缘而起，所谓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」。世间不论那一法，没有所对的缘境，单独是不会生起来的。如我们眼见一柔花，心>?有花的一法生起，花就成了心生起的缘境。再从这朵花来说，花有花的种子为主因，藉外面的水土阳光等为助缘，这朵花才会从枝干上生出来。花之一法既由缘而生，推至世间一切诸法，亦都是藉缘而生，缘散则灭，其性本空。但是世人多有未知诸法性空，妄生执著，贪恋不舍，造诸恶业，沉沦苦处。由是明慧的圣者，动了慈悲之心，广说性空之法，开晓迷暗，使其知道法空，不於诸法起执造业，而离众苦，所以叫做「法缘慈悲」。这种慈悲

所具有，不是普通一般人能引用的。

C.无缘慈悲：即於一切境界其心无所缘虑，无所分别，任运应物而起的慈悲。前谓生缘慈，是缘众生中与我亲者之爱见而起；法缘慈，是缘众生迷於法空之理而起救度，一著於有，一落於空，心有取舍，未能平等而得其中道；今无缘慈，超於空有，心无取舍，任运应物，普遍一如。此即所谓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」，了知众生与我同体，苦乐与共，救拔众生即等於救拔自己，所以能心无所缘，亦无所著。只觉自己有应负的责任，应尽的义务，自然流露出慈悲，没有丝毫分别或图报的作用。慈悲能到此种程度，测其理由，可得两个：一、佛说诸法因缘而生，因缘而成，其中关系，互相交遍，极为密切，只有缘成的大我，没有私立的小我，觉得我与众生同体，所以能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二、梵网经说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莫不从之受生，应生孝顺心，慈悲心」。吾人生命，无始劫来，生生不已，死死无穷，所以在此轮回生死之中，过去已不知经过多少生，多少世，而生生世世都有父母兄妹，则知现前这些众生，可能过去都曾互为父母兄妹，因此我们对一切众生应做父母想、兄弟想、姐妹想，觉得自己与他们同体。这样，见到我的父母兄妹有苦难

，我们义之所在，责无旁贷，自然涌出救护之心，还论什 讨价还价的图报吗？诸佛菩萨对於一切众生一视同仁，就因他们有了这种深刻彻悟的体验，所以能对众生运用无缘的大慈，同体的大悲了。

普通一般的宗教或学说，所立的宗旨，多是要博爱的，但真正的博爱，能贯彻博爱的意义，要推佛教的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」了。因普通一般人的所谓博爱，多数是我见未亡，厚彼薄此，沦於「生缘慈」的「爱见大悲」，即虽有慈悲，爱见未忘，心有分别，未能冤亲平等，无所适莫，虽能爱物，实是爱而未博，而一般学说宗教的所谓博爱，往往亦有偏差，如只爱自己国族，或自己的宗教，信仰他的宗教就施爱受惠，未信仰的就难施爱受惠，或被斥为魔鬼，或社会行善之人，因未信教，到世界末日的审判，仍有被打入火狱的危险。这种作法，显然亦是爱而未博的表现。即使有些宗教的爱，已扩充到爱护一切人类，而人类以外的动物生命，不但爱所未及，且认为应该被人类残杀而充口腹的，如此，博爱何在，自然亦是爱而未博了。考其造成这种爱而不博的原因：一是我执不舍，虽然爱人，而分别亲疏厚薄，未能一体同视；二是法空未明，耽著诸法，以为实有，横生计执，起惑造业，而沦於苦。殊不知世界诸法，缘起性空，其

幻，本非实有，正如金刚经所说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」。是知世相的短暂虚妄，国土危脆，山河大地，无非是生灭无常，如幻如化的现象。我们在世活了四五十年，在四天王天的天人看来不过一昼夜，活了一百年，在忉利天人看来亦不过一昼夜，在他们天人眼中，我们的忙碌一生，好比朝生暮死，有何足奇！庄子说：「朝槿不知晦朔，螻蛄不知春秋」。又生一样短暂，人何必争长论短，弄得你死我亡，妄造众罪，自害害人。所以要世界大同，人类互爱而至於博爱，唯有破除我见，了澈法空，运无缘慈，起同体悲，任运济物，心无分别，一体同视，才是达到真正的博爱；盖此种博爱是仁爱，亦是普爱，不仅爱有情的人类，亦爱人类以外有情的动物；不但爱人类以外有情的动物，亦爱及一切无情的植物。此在佛法所谓博爱，是普爱，其爱大而无外，无所不爱，无所不博了。

中国儒家所讲的仁爱，倒是很接近佛教的慈悲。如儒书说的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生者皆不欲其死」。「见其生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不忍食其肉」。这已由爱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」的人类，而至於爱及其他动物的生命了。因此，佛教文化传到中国，很快地被中国文化之所吸收，与中国的

文化起了共鸣的交流，形成了合流而起的胜用，实不无原因的所在。唯儒家之究极，其所说仁爱重在义理，在方法方面尚乏具体广大的表现；佛教的慈悲利物，大乘行者舍己为人有普遍具体的表现，一般学者对此宜多加注意了！

(一九五九年秋在马星巡回弘法团讲)